

贈閱

MAN 01933

曇華



第一卷 第二期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曇華半月刊
每星期一出版
定價：每期三分。預定：全年二十四期。郵費：半年六角。國外加郵六角。

北平大學法學院第二號院房轉

本期目次

- 遲了……菲村
- 先生的兒子……潘小平
- 宴會……零
- 一個女理想家的懊悔……申伯

遲了

菲村

西北風正在怒號着，天空像被無數瘋狂的野獸作了戰場似的奔騰長嘯；從那屋上覆蓋着的蘆蓆的罅隙內，以及頹敗的木窗底裂縫間襲來下一串串的寒風，像銳利的刀鋒在室內晃蕩；洋油盞發出的燈光，被吹得搖曳不定的更顯得黯淡而淒涼。

阿成嫂蜷縮在一條青布破棉被下，那為油垢與塵污所髒漆滿了的棉被，它的重量也許比原來已增加數倍以上，但它禦寒的效用則幾等於零！她竭力把足部向上體彎屈，她的全體像刺蝟似的拱作一團，但冷氣依然不容情的侵襲着她，刺激着她張開的毛孔。

一堆舖在屋角的稻草上躺着兩個男孩，他們的小身體上蓋着幾件破爛的衣服，他們的軀體內時時夾着劇烈的咳嗽聲與呼嚕帶寒的模糊的喘語。阿成嫂的眼光落在兩個孩子的身上，她痛苦地凝視着他們，她依稀覺得他們的身體在顫動，那麼尖利的風是刻骨地刺着她的兩個沒被蓋的孩

子呢！

「這兩個孩子怎麼養活他們呢？」阿成嫂想。這一天至多得到一點兒麥粥菜根來充飢，身上穿的舊不堪的夾衣；這虎吼似的狂風，那饒幸的飢腸，使他們一家人都陷入了可怕的絕境！孩子們身上的肌肉是消失了，眼珠是陷下了，閃着沈鬱而淒厲的光芒，一副黃蠟色的乾枯的瘦臉；阿成，一個結巴巴的壯年人，眼看也一天天地瘦了下來；自己，可就全身只剩了一片皮；自從僅餘的二畝田抵押給佃主之後，阿成嫂一家人都變得這樣快啊！本來可以苦吃苦做的的生活現在竟是無衣無食了。

「唉！你這小東西現在又快出世了，怎麼辦哪？……」阿成嫂撫摩着自己龐大的腹部，她怨恨地說着。是的，肚子內的孩子又要出世了，怎麼養活他呢！現在一家人還不知那天凍死或餓死，怎經得又添多一個呢！有衣來包裹他麼？阿成嫂這瘦枯瘦的人有乳給他吃麼？不能！誰也沒

這方，阿成同她自己都沒有這力呢；那末，這小東西怎辦呢？誰去養育他呢？

孩子，窮人爲什麼要生孩子，像阿成嫂這麼苦的人家更不該生孩子啊！兩個女孩，大的給K財主家做婢女了，三十塊錢，押期六年。小的女兒給C家做童養媳去了；她們許還比阿成嫂家好一點，有一口飯吃，可是還不知道這是人間地獄麼？大女兒，阿成嫂去看過，一身的青塊，被主婚成天的打着罵着；她是悄悄地向母親哭訴，但阿成嫂雖心痛也沒辦法哪，窮人生來是苦命，只有混一碗飯吃罷了，阿成嫂只能安慰女兒也安慰自己；小女兒的日子怎過來，阿成嫂是透明白的，她自己就是做養媳出身的，她知道自己的衣鉢已經傳給了她的女兒，公婆的臭罵臭罵，小姑小叔子們的挑撥，這些，阿成嫂像是在眼前一般的經歷，雖說，現在公婆都過世了，自己做了四個孩子——又快五個了——的娘？

「啊呀……」一陣劇烈的腹痛把她，阿成嫂。驚醒過來，她知道小東西是在蠢動着了。阿成是遠在一里以外去叫接生婆；來回也不能這麼快回呢！那麼？阿成嫂怎辦哪？一間空洞的小屋內有誰來照顧她呢？兩個無知的孩子睡得好好的，這孤獨的小屋更沒有鄰人；要是孩子落地了有誰來收拾，誰給洗呢？更且，阿成嫂真擔心起來啦，自己這虛弱虛弱了，在從前年輕力強的時候，生孩子是算不得回事，今天生了，明天可以去種田；可現在是不行，自己已經抱着一身病痛了。俗語說：「女人生產是一隻腳踏在棺材內，一隻腳踏在棺材外」，阿成嫂感到比第一胎生孩子還更劇烈恐怖！沒有人！沒有誰在旁邊扶持她

呢！

她望着那虛掩着的柴扉，她側耳聽到土場上有沒有蠢動的腳聲，她祈望阿成能够在這時回來，馬上回來；但，沒有，她聽到只有呼號的風聲，連狗吠的聲音也沒有，一切是靜寂，她的小屋像隔絕着一切地孤獨着，她只感到焦灼與顫慄。

「唉！窮人真苦啊！她又想起了，她把自己來比那K家的少奶怎說呢？那少奶生孩子可真忙亂呢，一個月前收生婆也接在家了，母家送來了成担推生的禮物，產後又有人家紛紛的送補品，送糖食；外婆又做了幾十套的衣帽鞋襪，還有，那金的鎖片，那小手釧，那……K少奶奶第一胎的小少爺生後發送了十幾萬喜蛋，去開湯餅筵的時候，晉小爺施捨積福的賞封有幾十塊，阿成嫂自己也得了一塊呢！

「阿成，爸，還回來麼？痛煞人哪！」阿成嫂的肚子裏像有刀在剝一般，那小東西在咬着她母親的肚子，在撞，在鑽，一陣緊又一陣緩的蠢動着，阿成嫂只有咬着牙呻吟，她的兩手捧着肚子，她額上站着幾顆汗珠，她只有呻吟而喘息！

「小冤家，誰要你來投胎啊！你總活不下來，你白苦了我！你投錯了胎哪！……」

「哼！看你還想出什麼？看我弄死你，看我收拾你！」阿成娘狂亂地喊着，她是痛得兩眼緊閉着在床上顫着無力的雙腳：

「弄死他！」她記得這是她說過多次的話了。阿成剛才去的時候她不是同他談過這樣的話麼？

「你好好地聽着，別焦急！我一腳鞭的去喊收生婆來，你耐心點，別弄壞了他；孩子總是我生出的，你不能再去胡思亂想的打算送他的命啊！」阿成走時叮嚀着。

「爸！你說孩子不弄死怎麼活呢？自己快餓死了，我還是硬着心下那一手吧！」阿成嫂似乎有決心的那麼回答她丈夫，她是確已想過多次了，在目前的情況下她是這麼地想着的唯一處置的方法！

「不成！孩子是要留的！我不許你胡說。」

「××嫂不生過四個女孩都被她弄死的麼？不管，一個剛生的孩子，他還沒見天日呢，弄死他沒有罪過的！」

「沒罪過，你生了他還要殺死他，你說沒罪過麼？窮是窮，決不爲了一個小孩累得你窮死的呀！」

「就爲了孩子才要窮死人呢！不然，我去做娘姨，你去做常工，都可以掙一碗飯來吃，要不爲了這兩個小冤家！」阿成嫂望着她兩個男孩嘆着氣。

「那末，她給育嬰堂好了。」

「育嬰堂內去，不做尼姑，也給人家當奴婢；我捨不得叫他丟了父母去活受罪，爽性完了倒乾淨。」

「你不許胡想，阿大娘！好好地等我回來哩！」阿成走的時候這麼說了，他知道阿成嫂是說着玩的，誰捨得把自己孩子弄死呢？平時，阿成嫂在生氣時說過，有時又笑嘻嘻地，這當然不會真的。

是的！阿成嫂想着哪，餓了這小東西吧！爲什麼在月數小時不買一點打胎藥來吃掉呢？爲什麼不在勞作的時候猛力的震動幾下讓他小產呢？何苦，要受這生產的苦，這十月來的拖累，而現在又巴巴的想弄死他！阿成嫂想着只

怪自己是太蠢了。

「喂！」阿成嫂突然兩眼睜得大大的，她茫然地睜着眼睛，她的兩手在忙亂地揮動着，她的眼淚是在眼眶內轉着啦，她的眼前昏黑啦！她的腹痛是使她起着痙攣了，怎麼辦呢？阿成還回來麼？

「爸……爸……」阿成嫂顫動地喊着，昏迷而狂亂地頓着脚，那破棉被是掉在床角了，她瘦削的身體更覺得瘦長了。

「阿成爸真還沒回來麼？」她慘呼着。在絕大的痛苦內掙扎。窗外的狂風依舊怒號地唯一的伴着她淒厲的呼聲。

不能再支持了，她自己依稀地明白。一種頑固的力使她自己把晃蕩的身體撐下床來，她不能，她雖沒有人扶持，但她不能在床上讓那小東西出世哪！她用着不可知的毅力居然走近了放在床頭的馬桶那邊！那個已爲了預備生產而洗淨的馬桶；她搖搖欲墜的坐下去，她隨手拖了一條木凳把頭和手伏在上邊；由於一陣極力的掙扎與無力的呻吟之後，在那劇烈的絞痛之下，一聲呼號，那嬰孩已脫離了母體而降生了。阿成嫂幾乎暈倒在地，但她支撐着，她知道這是生死關頭，要是她不把自己安放到床上，她會昏過去，會給那些向下狂流的血反塞上她的咽喉的！

她站起身來，她想到這該處置她的孩子了，她用力在血泊中辨認那一塊肉，那剛在她腹內的給她無限期痛苦的孩子，一陣清脆的啼聲送入了她的耳朵。

「呵！一個女孩。」她失望地長嘆一聲，不！這更鼓起了她的決心，不留她！別叫她在這世間受罪了，她這要地

下了決心，她喃喃地說：「闔死她！闔死她！」

她的左手扶着床欄，她右手顫動地拿起了馬桶的蓋，她昏迷地禱告似地說着：「孩子！你別怨我狠心吧！你別怨我狠心吧！」她癡度躊躇，她終於狠心地蓋着了，她倒下床去。

「孩子！你去吧！你去吧！……」她含糊不清的邊哭邊說地望着那裝着那嬰孩的東西，那為她親手所加上的木蓋。

嬰孩的啼聲由劇烈而弛懈了，由清晰而變成微弱了，終於漸漸地斷絕了。

「我殺了你，是我……殺了……你……我狠心……誰？……誰叫……我很心……殺了……你……」

意外的狂風吞蝕了阿成嫂的悲啼，它隔絕了阿成嫂的哀訴傳佈於空間；它，僅是毫不動心的在空隙內窺探着這

先生的兒子

潘小平

一九二三，一，七日故都

他是先生的兒子，同時又是我的仇敵。

我在學校的坐位剛好和他比隣。他生成有一付矍強蠻橫的性格，很好向人挑戰，因此在校中得了戰士的美名。我初認識他時，就覺得這個東西有點討厭；後來知道他是先生的兒子，就更有幾分怪心了。

新來的學生，尤其是比他小一點的學生，是最受他的氣餉的。他高興起來的時候，可以在教室裏亂打圈子，兩手向左右張開，像一雙翼膀，如果牠們經過你的領空時，你

憔悴的婦人，它發着瑟風的譏嘲似的低語！

「砰」柴門開了，一股猛烈的風捲進屋來，幾乎吹熄了室中的燈光。阿成嫂忽地跨進屋來，一頭恨恨地說：

「他媽的，阿潘娘，去曹家收生去了。叫不來！怎麼了，娘！你肚子還痛麼？」

阿成嫂無言地放聲大哭了，她不斷地念着兩字：「完了！完了！」

「怎麼啦！阿大娘！您……」阿成近前撫着她的

手，他替她牽牽那丟在床角的被。

「血！」他失聲的叫起來，他望望床，望望地下，望到了床頭的馬桶，他明白了，他大步地向前，揭開了蓋子，他接觸到這犧牲了的小生命！他呆着，他望望他的妻，他

哀哭着的妻。他長號了一聲：

「唉！天哪，遲了！」

不趕快低頭躲避，給翼膀掃着了時，就是罪有應得了。受害的人最多也不外罵他幾句，他却洋洋得意，置若罔聞，笑着跳出去了。

他決不會放鬆一個老實而又怕事的學生的。（其中以鄉下人居多。）當人家在坐位上看書的時候，他走到你的面前無緣無故一伸手把你的書合上，說，「書上有課不許看書！」或者把你的書亂翻一頓，說，「我要你看這一課，那一課不好。」說時神氣十足，煞有點像他的父親

被擾的弱者又都很怕他。對這個災星簡直沒有一點辦法。

記得一個秋天的早晨，寒風習習地掠過北方的山嶺，光臨到這南方的境域來。一向暖和的天氣，驟然冷起來了。花園裏的樹木被風吹得發抖，枯黃的葉兒到處亂舞，沙塵更夾着風的威勢一陣陣撲在我的窗上。我剛一起床，母親就開了大衣櫃拿出我的夾衣和帽子來。我穿上夾衣却不帶帽。(因為那帽子太難看了。)經過了母親幾次的諄勸，又塞了兩個銅板給我，這才由她放在頭上。

到了校門口，我想起帽子，就把牠取下來夾在臂間，生怕人家看見。其實我是太過敏了，同學們的帽子並沒一個都比我的好看哩。——牠們有些舊得不堪，污漬刺眼的；有些滑了帽鈕，帽舌歪垂着的；有些……總之太多數也不外是不新不舊跟我的差不多。

然而其中有一個例外的就是坐在我們背後一行的某小商人的兒子。(他的爸爸開豆腐店。)他帶了一頂挺新的灰白色的氈帽。這種帽子，在我們這班小學子中是很少人帶的，何況是挺新的哩？於是人們的視線都不期然而然地集中在他的帽子上。有人跑過去近視眼般細瞧他的帽子；有人從他的頭上取下來，問他多少錢；有人(稍為俏皮一點的。)問他是爸爸買的還是媽媽買的；有人(更為俏皮一點的。)問他是否女家頭送來的訂婚禮物；……你一言我一語，整個課堂都為之生氣了。正在這時候，他，那位戰士，從外面排開眾人衝了進來。

「什麼？什麼？」他說，一手取下那頂帽子。「這是閣下的帽子嗎？啊，好極了，我正需要牠，借給我帶一天罷，等我赴宴回來就交還給你。」說着他好像很忙碌的樣子

，不等回答就出去了。先前磨集着的人們，現在覺得無物可看，各回了本位。那位可憐的所有者，剛才已經給人們窘够了，如今又丟了帽子，很是生氣，放開脚步追了出去。不久他却垂頭喪氣走回來。——他那裏追得上那一位猴子般敏捷的惡劇家呢？

放午的鈴聲響了，一班學子像「鳥兒放脫籠」般一擁出去了。我因為有兩句書要問先生，所以出遲了一點。到了門口，却見那小商人的兒子拖住戰士問他要帽子。

「誰拿你的帽子？」戰士故意這樣說。

「還不是你？快給我罷！」

「你搜，帽子在什麼地方？」戰士張開兩手叫他搜。

「你瘋了，快點給我！」可憐人氣急的說。

「沒有啊！」戰士裝出被人囑賴的神氣。

「我告訴先生去！」可憐人的眼珠充滿了淚水，賭氣向裏走。

「你敢告訴他？」戰士抓住他的肩膀拉了回來，然後又把他推了一下，說，「好，媽的，你告訴去！看你有命沒有！說完就氣憤憤地，真個象武士(Knight)受了辱要待報仇的樣子走開了。

我在那裡繼續站了一分鐘，看那可憐人是否敢進去告訴先生。——可憐，他真的不敢！

下午第一堂的鐘還沒有響，人數却差不多到齊了。戰士從外面帶了一頂禮帽(我說禮帽，是因為那帽子太小了，帶在他的頭上顯得高高的令我聯想到外國大官員的禮帽。)傲步而來。

「喂，」他說，不一定對誰，「我今天在路上撿了

一頂帽子，誰要就拿誰。」說着取下帽子往空中拋着玩。有一次拋得很高，以致黏了一點屋頂上的「吊枚」。

所有者看不過眼，馬上站起來搶。不幸他沒有戰士那麼高，每次掉下來的帽子都落在戰士的握中，由是又向空中飛昇着了。這使他很為狼狽，他拚命抓住戰士的手，不讓他觸着帽子，於是他就落在地下了。他們在地下又搶了一會。終於戰士覺得玩膩了才放手。然而那頂帽子已經不備言狀了。……諸如此類的事就是他的拿手好戲。

但是他也有打以上的敵人。這些人都是因為受不了他的氣才和他作對起來的。於是他每天都幾乎要跟人打一次架。打架成了他的第二門功課。

天賜我這麼一個鄰居，不寧的事要暴發當然是在意中的了。不過在當初——就是我新進這間學校的時候，我一半礙於他的威望，一半又顧慮着他是先生的兒子，不免有幾分畏懼，總是事事讓步，不大敢跟他爭鬧。然而他竟得寸進尺，為所欲為，簡直目無我在。有一天他把我的墨水瓶打破了，不但不向我道歉，我瞪了他一眼，他竟拍着桌子說：

「你瞪誰？老子你都敢瞪？」

他這橫蠻的舉動使我氣上心頭，登時站時來也拍着桌子說：

「瞪你就瞪你！你賠我的墨水瓶來！」

「我就不賠！」

「你非賠不可！」

「我賠你這個！」他舉起一個拳頭說。

於是惡戰就開始了。在酣戰中我們擠倒了兩張鄰近的桌子，那聲音非常響，引得另一教室的學生都跑過來看熱鬧。因為我的忿怒，因為他的橫蠻，大家都想給對方一個利害看，因此越打越凶，兩個人扭做一團，不能開交。不久這非常的騷動把先生驚動了：他不知在什麼時候，站在我們的面前，凶惡的罵聲跟着狠狠的鞭子雨點般落在我們的身上，頭上，腳上，一直打到我們放手！

惡戰的結果，除了鞭傷不算，兩人的手都擦破了，我的左腿被他重重的踢了一腳，他的下唇也被我着力地打了一拳，總算大家都沒有多大贏輸。只是當時被先生執着去面壁站了兩個鐘頭，各人被記了一次大過。——我很忿怒他的不公平！

從這一次後，我就和他結下不共戴天之仇了。我們的桌子也在中間劃了一條界線，誰也不准過誰的邊境，好像兩國分庭抗禮一樣。當兩人在校門或街上，總之無論什麼地方面對面遇着的時候，則大家臨準了對方的面孔把鼻子一皺，表示敵意。

時間過得似乎是很長久，又似乎是一陣間，我在外面過了五六年的讀書生活，居然變成一位成人了。爸爸媽媽頻頻寫信來要我回家看一看，就是住幾天也好。於是我只得放下已經和同學們商量好的旅行計畫，歸來省一次親。我到了家裏很受歡迎，弟弟妹妹抓住我的衣服，你一聲哥哥，他一聲二哥，媽媽滿面笑容，說我長得這麼快，很像一位小將軍。婆婆從坐椅上站起來，把眼鏡擱在額上，儘在端詳我，快樂得說不出話來。

爸爸一聽到我的消息就從店裏跑回來，又帶我到店裏去。他高興得什麼似的，絮絮叨叨問我各種事情，又向我報告了一大堆新聞。最後他告訴我店中最近添了一個新的夥計。他說：

「你猜他是誰？他是重儀先生的兒子。你一定還認得他罷，他不是你往年的同學嗎？他的父親已經死了，真可憐，就只剩下他和母親兩個，死時窮得連葬費都沒有。他的母親來向我借錢，又要求我讓他的兒子在店裏幫忙，只供給他一日三餐。我念他父親的面子都准許了。」

「什麼？你是說阿俊嗎？」我不禁驚奇了。

「是啊，就是他！你瞧，他來了。」

我仰頭一看，幾乎不認識他。他的頭剃得光光的，穿了一套灰布短褂，前面架上一條黑布圍身（普通作粗工夫的人用來防穢的一張特製的布），個子長得高而大，樣子馴謹，害羞，一反以前個強蠻橫的習氣，而且一舉一動都

宴

會

零 零

一個胖得像大腹商人，矮得像「土地伯公」的一個矮胖底日軍的團長，武藤信一，看完了他收到的文件後，他就深深地靠在那一張傍着火爐而有襯絨的大園椅的半圈中，手一攤，腳一伸，頭仰着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一個懶腰，先前端坐着看文件時的一種「乃」字般的姿態，現在變成「太」字的形式了。同時口裏念念有詞，由那詞的字眼裏透露出一股熱氣，一氣球，一團團，像早晨的霧也像黃昏時

顯出十二足的夥計化。

這是另一個，不是他，不是當年的戰士。我極力想在他的身上找出一點當年威武俏皮的痕跡來，可是我完全失敗了。

我的心第一次體認到所謂人生的一面，領略到這時間與環境的重壓了，早已忘懷了的過去童年的羅曼斯重新一幕幕地現在我的眼前，我無心再聽爸爸的敘述了。

他看見了我，移動身子一步步走到我的面前，必恭必敬地問候我說：

「先生回來了？」

我想站起來和他握手，但我只微微地點了點頭，什麼也不會做。這並不是顧慮到什麼身份的問題，只因某一種東西馬上襲擊了我的心，使我茫然！

他走了後，爸爸對我說：「這孩子倒不錯。又勤又聽話」我裝作沒聽見，沒有答復爸爸的話，站起來鬱鬱地踱着。

的輕煙；像沸水鍋也像蒸氣管，從他襯着的風乾了的厚嘴唇內吐出。這那些像死神降臨到他的軀體而反應出來的一番動作：呵欠，伸腰，自語……：表明出由那一切的疲乏里已經救出了他自己，而恢復了他原來的精神。這生活自從他占領這××堡的村莊五月以來，早已習慣的了。

一杯熱牛乳，靜坐在一張長形的公事抬的角上，在噴氣，吐泡沫。似乎在鄙視現主人的野蠻，又彷彿在傷感前主人的淪落。

當那團長看完了剛才由那勤務兵送來的一大束信後，現在他又在看着那同時送來的那一份份的日本報了。接着他從那大圓而有絨絨的椅子站起來，拿着那些在殘忍蠻野下面而作了犧牲代價的村莊附近底樹林，斫成了無數小塊底木頭，很慷慨的不斷地在往火爐裡葬送。跟着那火爐裡就生出一股金黃而帶銀灰色的有煙底火條，直往煙囪裡冒；同時發出一種嘩嘩，嘩嘩嘩嘩的反抗的聲音。隨後他便懶洋洋地沒精打采地邁着了沉重的脚步走向窗前去。

天空是這樣的陰森，像人們不爽快，而失意時的臉。北風不斷地吹拂，呼嘯，吶喊。樹枝兒光着身體在抖，越顯得可憐，寒飈，完全是光棍，發出一種啾啾瑟瑟底聲音。雪，紛紛，紛紛，紛紛的飄，像棉絮，一粒，一推，一團，像銀塊。這軍官向那些被蓋住的草地，房屋，田園，村落，注視了牠好一會，又不經意的抬頭望望那遠遠的長白山崗，已有些模糊了，只是一片白茫茫的。他呆了，他手不自覺地敲着那玻璃窗，那聲音和前進時的銅鼓一般的調子響着。這時有一種響聲，在他的背後。他回過頭來一看，原來是他的副團長烏崎藤外來了。

烏崎團副是個氣色虛浮，兩眼失神，而缺少睡眠，用皮帶緊綁着腰身的大肚子漢。那毫毛生滿了像泥土色的臉上，在某一種的迴光下來說，他全像是個黑種人。牙齒跟着了他的年齡脫了好幾個，走氣；所以說話有些不伶俐清爽了。頭上是二毛，粗而硬，像毛刷。

這武藤團長和他行了一次舉手的相見禮後，於是才拿起椅上放着的那杯牛乳，有些冷了的牛乳，呷了一口，重新又放在原來的位罝；一面就聽他報告着那些在他職守里

的事了。隨後兩個人都走到那窗子面前去，說這天氣真不好，十日都有九日在下雪。武藤還好，對於什麼都習慣，因為他是個安分守己而同時也已有家室的人了。然而，那烏崎團副則不成，他却是最愛作狹邪遊的一個。他以為這種生活是和尚式的，不對！似軟禁而非軟禁的在這裏已經有五個月之久了。

門是急速的被敲着。武藤便喊道：「進來！」於是那勤務兵就在門口立正着，報告午飯已經預備好了。

在那沒有多大的廳子裏，早已有三個比較低級的軍官在等着了。一個營長，有島大郎；兩個連長，廚川信之和久米康哉。他們都是搓着手，覺到冷而沒有說話。

他們招呼了一次，說了幾聲關於這天氣的填話後，他們的午飯便在這靜悄悄復因大雪而更顯着晦暗，陰沉，而早已受到了損壞的這座飯廳裏舉行着。當他們開始喝酒的時候，那便是一種老調子，談論着他們的敵人——義勇軍。雖然全很勇敢的咒罵這義軍是無組織無訓練的「土匪」，是毫無戰鬥能力的……不過，事實上的教訓，竟使他們一提到這義軍的名字，全身的筋骨就馬上通過一道寒威，不禁暗暗發抖。隨後白蘭地，葡萄酒的酒瓶便由坐位順序的在各人的手頭滑過去，末了就珊瑚地一個個輪在地上了。比肩接踵而來的碗聲，筷聲，杯盤聲，嘻笑聲，吃嚼聲，和高音的談話打成一片，充實了這靜悄悄的飯廳。

午飯的過後，照例便來一次抽煙的大會。各人手頭都拿着一枝金頭白腰的紙煙，歪斜地靠在椅子上狂吸着。隨後便有一種辛辣味道，同時也有刺激性的煙幕，淹沒了他們，吞食了他們。時不時還可以聽到一種打噴嚏的聲音。

那時他們全沐浴在似昏迷而非昏迷，似睡而非睡的一種頭重脚浮而帶着愁悶的醉態裏。

就在這一時大家都在醉鄉的時候，烏崎團副發瘋般的陡然的從自己的椅子上站起，喃喃地說：

「不成，不成！像這樣的生活，像清門，像守寡，我過不慣，所為何來？」由那酒的刺力，震顛了他剛來東北時的一種奸淫粗野而毫無所顧忌底的獸性底彈機時，就變成了這歇斯里底反常的狀態了。

廚川連長和久米連長，他們是十足大和民族式的真正老牌貨色，粗，笨！這時同聲的問：「什麼？你說。我的團副，喝醉了嗎？要不要水果吃呢？」

他沉思了遲疑了一回，接着下說：「不，決不！你不懂，完全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沒有醉，一點也不！我的腦筋很清楚，很明白。你知道，我們所需要的不是那冷水的水菓，我們所需要是那溫暖的熱情，女人的溫存！還有……不說了，你去想吧！……明白嗎？你，你這笨貨！」

那武藤團長把煙屁股向地上一摔，問道：

「你說的什麼話？你說，團副！」

那團副彎着腰，怕跌倒的樣子，像烏龜扒水般的樣子扒着椅背走過去便說：

「哈哈！哈哈！我想舉行一個很開心的宴會，團長。啊！要有女子，要有……我的團長。」

那團長有點兒躊躇：「朋友，那麼成？你發夢吧！我們不願軍法嗎？……」

團長，這裏是異鄉哪，怎麼好比故國！」

藝華半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 宴會

隨後那些軍官通站起來，鐵圍般的圍牢着他們的長官，像蒼蠅圍繞着一堆發了酵的糞，極力的要求着說：

「團長，不要緊！讓烏崎團副去做吧？代辦吧？總是這一次，一次就好了。團長，啊，開放一次吧！我們遠適異國，生活是怪沒趣的。啊！一次，團長！」

末了，這團長在那「遠適異國」四字下面承認了他們請求。還說了一聲：「好罷，要留心點，別給上峯知道。」於是這這幾句大赦般的命令下，那團副大搖大擺，清醒了許多，走回吩咐那司務長做去了。

隨後，在那各做各的事情的心情下，大家散去了。那雪依舊的像發怒似的情境裏下降着。

二

傍晚的時分。那一班軍官們像幽靈般的又聚合在這一塊了。像有什麼緊急的軍情，在等候着他們，他們不能不這樣地做。然而他們個個人的臉上都浮動着一層淺淺的笑容，絕沒有那愛愁，恐懼，怕死的踪影。而且是不說話，彷彿大家在扮演一幕啞劇。

那雪雖然還沒有停止，冷，但爲着了要保持那房子里的光明時，不能不將那緊閉着的窗門敞開；那冷只好是另外一回事了。而且他們之中，有些人好像候着什麼，等得實在有點心焦，氣漲，熬不過那熱度的煎炙，恐怕那一個心都要被牠燃焦了；還不時到窗邊去打聽打聽。一下沒有，二下也是一樣，只好拍拍胸脯，張着嘴拉長氣慨嘆了一聲，在房裏踱來踱去，彷彿是熱鍋上的螞蟻。約七點二十分的樣子，他們所盼望的目的物，終於在一輛像搬場公司里的轉運貨車般的軍用汽車，轉運貨物的一樣，而轉運

到五個年輕美貌的女子。

這些女子，並不是出賣愛情的娼妓，是××學校的女生。起初，他們在校里哭，在車上也還是哭！不過，理智告訴了她們：哭，這是弱者的表現，而提醒了她們怎樣反抗強暴的壓迫那才是上策。所以她們不哭了，完全沐浴在那沉思裏。計較着，暗算着，怎樣去殺死她們的敵人！她們的熱血跟着那車輪轉動的次數而暴漲，像天上正下着的雪的蓬勃！那每個人充滿熱血的心，好像就要從隔膜跳出來，洒上他們的臉，他們的衣服，每一處都到，把他們淹死，淹死！然而，時間吞食了她們的心，吞食了那車輪的輾轉，她們的計劃還未成具體，那車已停在一個村莊的門首了。

這五個女子，她們不是己意的下了車，踏上那從未踏過的階沿，總是遲疑不前，好像那雙腳被拖牢的一般，不能走路。總是想逃，逃，馬上就逃開這虎口！然而做得到嗎？那幾個荷槍實彈的大漢，老像衛隊般的，緊跟着後面，那一刻兒放鬆！那就不逃了，順命了，做不到，而誰人要做？對得住父母？對得住祖國？這勾當。她們的內心是這樣的敲擊着。然而一轉念間，她們又想到：天地間還有什麼公理，強權就是公理！假如自己的祖國是強大的話，那裡會過這雞蹄下敢怒而不敢言的生活！現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還有什麼好說？就是說了，也是枉然！還有誰來顧惜你，憐憫你呢？只有自己掙扎，自己反抗，聯合着我們，才是自救的一法。事到臨頭，除此還有什麼？你說！這麼一來，她們又想到她們在校里時常談的一番話上去，怎樣自救，怎樣去殺敵人，怎樣……「天！現在是時

候了，幹吧！」她們的心裏，不覺互通着這一點靈犀，個人互相的望了望，她們的心才有點安靜。

那幾個漢子看到她們這樣，發怒似地說：

「支那……快點！」

隨後，她們的心裏彷彿都在說：「祖國呀！雙親哪！這當然不是你們的女兒應當去做的事，但，而今，在人屋簷下過，那又容得你不低頭？這定可寬恕了我們吧？你們底仁慈。」當她們走進那黑黢黢的像魔窟般的大門里去的時候。

她們走了好幾重同樣地那門的兩旁有兩個衛隊站着，太陽旗披露的插着，燈光這樣的暗淡的門檻，階沿，走廊以後，她們現在走到那燈光很亮，留聲機非常刺耳，充滿了嘔啞之聲，而不同文同語全是異國情調的一個飯廳里了。雖然她們由那些破損的傢具，僅存的建設，還保存了牠舊主人的體面，而顯示出牠過去的光榮和赫耀。然而，究竟是今非昔比了！由那五個卑鄙，粗野，詭浪笑傲，而全沒有一些人類底體統的尊容來估價，檢討了。

他們看到這一羣女子進來，大家都來不及的從椅子上站起來，如迎大賓，如臨大祭，嘈雜的聲音也跟了這舉動而蔽了原形。他們的視線都集中焦點在她們每一個部分，從頭直到腳。如同黃鼠狼，意外的得到了一隻死雞子，一樣地津津有味。她們也不知怎樣來對付這些野獸，隨他們擺佈嗎？心實不甘；若呵斥他們嗎？眼前的世界，豈不是人類的世界，沒有這「理」字的存在。她們真不知怎樣辦好，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她們只好默默無言了。

這樣，好像開什麼追悼會，靜默了好幾分鐘。隨後才

看到那武藤團長的嘴唇拉角，喉嚨咕嚕，似乎是在對她們說：「有椅，你們坐吧！」

但是，她們呢？還是木然的不動，站着，低着頭，好像在想什麼似的。

只有那團長規矩點，保持些體統，危坐在椅子上。其餘的那些傢伙，都噁哩咕嚕，鬼頭鬼臉，噁哩噁哩，像藤樹的胡纏着她們，像很知己的朋友而照應她們。但是她們嗅到了那令人欲嘔的騷氣，和看了那猙獰，討厭，可惜的面孔，她們雖然嘴裏一聲不响，但眼睛裏却滿充憤怒。不過，賊有賊計，他們別有心事，別有想頭，說出了一堆不尷不尬，半通不通的中國話來。

「娘——幹嗎——好事——錢——開心——」

「媽——不響——我兄弟——問——媽——」

末了，她們還是不响。隨後，那個島崎團副打着日本話，對那有島營長說：「她們怕害羞吧？這樣的擠擠一堂……」

「是，是！」那營長了解了這話的意義而唯唯的應着。

就是那兩個連長也同意。結果，她們就在她們的掃塔分祭肉，賊老分劫賊般的一種制度下，而份屬於這五個軍官了。

三

那宴會是開始了，就在那飯廳里。

每一個軍官的傍邊都坐着一個女人，是一男一女間着這樣坐下去的。像一羣逐臭的蒼蠅而圍繞着盛放各種各種

嘉餚，酒，那熱氣騰騰，攪了一方白布的大圓桌。每一個男子的臉上，都光蓋着一種勝利的微笑，和喜悅。是那女子們，也不像先前的那愁眉鎖臉了，啞口無言了！舉動里，談話里，時露出那歡欣的嫩芽。雖然她們和他們是談不出什麼話來；但是她們自己總可以說自己的話，談自己的心了。因為她們曉得他們是聽不懂，僅可以說少許，多好！於是她們就在這席間，而討論着怎樣來佈置她們這眼前的敵人、殘暴貪婪的野獸！這宴會好像是特為她們而設，想到，她們都忍不住笑了出來。一個坐在那武藤傍邊的那個名阿英的就說：

「寶珍，怎樣？我們就甘願犧牲了嗎？不作反抗了嗎？」

寶珍是坐在對邊，那連長旁邊的一個。她說：

「不，絕不！我們要反抗！反抗就是我們的出路！不然，就是死！幹，我們要幹！不是我們死，便是他們，時間是迫在眉睫，馬上！」她不說殺，因為殺字他們聽得懂。

坐在寶珍左手隔着另一個連長的那個梨莎也說：

「我贊成，我贊成寶珍姊的意見。我們要作玉碎，不要作瓦全！」

阿英又向在她右手隔坐的那個翠蘭說：

「蘭，你呢？」

「我也主張硬幹，不是這些豬狗那曉得黃帝子孫的利害。」

還有一個名秀芳的向她們作目語，叫她們也曉得那小

掉上放着很多手槍，說：

「不成！非要這些豬狗去吃那衛生丸不可！」

末了，大家公認，在酒上用功夫。

那時，他們並不覺得異常，會有什麼變動，在這短促的時間內。而尤其以為她們是女子，作得什麼怪，是手掌中的烏蠅，總是飛也飛不遠。其實，他們那里懂得，女子才是剛強的人！他們總以為她們先前是不慣，生疏。所以話都不大說。現在好了，她們在大說話，而且大笑着，那會想到她們有什麼預謀；他們都高興。尤其是那說客是女子的本性的烏崎團副，那傢伙特別高興。他以為他聰明，有見地對於女人。可不是嗎？不是這樣來，這幕喜劇還鬧得成？恐怕她們到現在還是不開尊口吧？他想。所以，每一次酒瓶到他的面前時，那瓶總是空的，隨後擲地一聲，那瓶就倒在地上了。

約二十分鐘的過去，現在酒已兩巡了。先前提瓶的是一個勤務兵，現在提瓶的是那羣女人了。他們更喝得開心，一杯一杯的像牛吞水。她們看到這樣，越起勁的替他們酌。一瓶瓶的白蘭地，一瓶瓶的葡萄酒，燒酒，穿梭般的向各人的杯里傾注，像瀑布，像水管龍頭。一霎時，碗聲，筷子聲，杯盤聲，歡呼聲，祝賀聲，打成一片，好像那屋瓦就要被牠震破。所以分不清那是誰說的。

有的說：「祝我們的愛情永結！」

有的說：「祝我們在支那的一切底勝利！」

有的說：「大日本萬歲！萬萬歲！」

只有那歡聲的過後，才聽得清那武藤是供述着什麼鬼話，一個人在發瘋般說。由那不大的中國話，推測出來。

「支那軍有什麼用？我們是從來沒有見到過的，他們

的怯弱。等到我們一出現，他們早已跑了！嚙，你說可笑不可笑？」

「蠢驢，當心！你的腦袋，你這個皮囊，看！」阿英恨恨地對他說。

他聽不懂，他以為她不信！

「你不信嗎？」

「蠢驢，喝吧！喝多了，好流多一點血，也不妄你十八年做的好漢！懂不！」

「不信嗎？不信，我重新再念一遍。東北人，東北的財產，土地，政治權，一切都是我們大日本的了！」接着湊近她的耳邊：「姑娘，你現在是我的了！明白嗎？」說完，靠在大椅子上，哈哈的大笑着。

時間一刻刻滑過去，已一小時了。酒，一巡巡的酌下來，也已六七巡了。一瓶瓶的白蘭地，葡萄酒，燒酒，現在也沒有了。那時，武藤早已醉得十分，靠在大椅子上，像死人。但是他們大醉了，還是說要喝，喝！興高采烈的狂喊着，像驢鳴。於是那個先前提瓶的勤務兵，爲着了酒，爲着了長官們的命令，到街上買酒去了。

這時，在飯廳里遺留下來的就是那五個醉鬼。當然！她們也陪着喝，但是她們有心事要殺他們，沒有多大喝，轉隻眼花，全倒在地上了。所以她們全是清醒。她們看見他們個個都靠在椅上，閉着眼，不响。只有那短促的呼吸怪响，由那像五個穴洞般的嘴里衝出來。還有就是損壞的飯廳，狼藉的碗筷，杯盤，酒瓶，在靜默。於是，她們看到時不可失，大家都捏手捏腳，提心掛胆，像幽靈般的移動着她們那靈動底腳步，走到那放着很多手槍的小棹前，

各人取了一枝。本來那手槍早已合上了子彈的。隨後，阿英便說：

「朋友，勝利就在眼前，看！」

這話還沒說完，那五枝手槍已「砰！砰！砰！砰！砰！」的响了五响。跟着嘍呀一聲，一件笨重的東西，就

從梯上滾到地上，好像一頭豬從屠棹上掉到地上一個樣。末了，便寂然！

她們看到目的已達，一溜煙由那敞開的窗口跑了。

那雪還是紛紛地下着。風，依舊括着。

二十二，一月，七日，故都。

一個女理想家的懊悔

申伯

溫和的春風終于回到這北國來了。她：吹開了滿眼的紅花白花，也吹長了遍地的嫩葉鮮芽，也吹動了東北，天津，上海的大廠轟炸不動的這「北方之強者」的人們底心。太陽每當掛在西山的峯頭，那些手挽手，肩並肩悄悄兒互

年青人心悸神飄的女子，並且詛咒她們是女界尊嚴的敗類，姦賊！但是，如果五分鐘的時間沒有小白臉向她投射有意義的視線，她就要感到無聊，要頻頻移換座位，直移至恰到好處才能。

訴衷曲的有福分的年青男女，像示威般的一對過去又是一對。在那斜照反映之下，那些幸福者們的情景，有的雙雙地半倒入蕩漾的湖中，有的相擁地並躺在花前柳下，點綴着這寂寞了整個冬天的公園，粉飾着這破碎不堪的河山。——密斯曼娜章，雖然是什麼婦女抗日團體的委員，但也早跟那些「叫喊有餘實際無心」的人們一樣，早把這「困難」兩字丟到無何有之鄉去了。她，近來每天午後把課本一拋，便走到梳粧檯前把自己扮的至少要覺得已經抓回了失去五年那麼久的青春，大學裡享受過的青春，就得很得意地向這北海公園來了：她照例先要繞白塔一逼，再坐渡船到五龍亭，九龍壁，……玩賞一下熟悉到可以背誦的風景，然後揀了遊人必須經過的地方坐下。因為，她很高興那些喜歡在女人跟前做鬼臉的年青男子不斷地躍進她的眼睛。雖然她是很看不起那般嬌嬌揉揉，眼光往左右橫掃使

密斯曼娜章是××女中高中部的英文兼歷史的教員，前些時，不單她自己分內的功課非常賣力，就連校中一切對內的管理，對外的交際，也常常幫助着金校長，的疎忽，不及。可是，近來她就在不自知地中弛緩了她的職責了：試驗的卷子不擦期發給學生們了；有時太過晚了的鐘點也藉故告假了。這，她自己是沒有半點自覺到的，不過，她的同事——她的年紀稍為大點的學生却早看出來了。

本來，她除了校長金女士以外，對於其他一切的同事，都很鄙夷地說，是一群蠢驢——實則，連金校長她也曾送給她「母猪」的綽號——這，並不是她自信她的學問或者資格比他們要高出一等，只因她在商業發達彷彿成了文化中心的上海過了大學六年的生活，明白了好幾十個男女同校裏的情形：女子的比例至多不過百分之十而已。然而這可寶貴可重視的百分之十女子們裏能有幾人，洋則滿

同校裏的情形：女子的比例至多不過百分之十而已。然而這可寶貴可重視的百分之十女子們裏能有幾人，洋則滿

口ABC，中期隨口吟而即成「花呀月呀」的妙詩呢？同時，不會叫人看了是討厭而不高興的臉孔又有幾個呢？至于她嗎？有學問，又漂亮，這些榮譽，老早在中學裡就從那些希望得一盼便可驕傲清高的同學嘴裡已經無條件條的送給她了，雖然嚴格說來，她只有那對眼睛算不平凡。

然而，她現在却轉變了。她對她同事中新添的二個，全身被上海頂時髦的西服裹着的二個，常慷慨地贈給他們一種嬌揉的微笑。這，是不懷善意的冷笑，抑是滲有不可明說的成分的媚笑，除她自己，誰知？但是，那兩個傢伙，一個是海上足球選手，一個是×藝術大家的高足——自以為是曾經上海各映院，舞場，公園，咖啡店訓練過來的，有把握少女心理的本領，都爭先地躍進她那微笑之中，並且好像暗暗地在打賭誰的手段來得高強。起初，他們都用一種特別的態度來和她的微笑趨近，像對付過其他並不愚蠢的女子一樣；後來，明白了這全不是那麼回事，他們就各不忘記求助薪水這東西，希望她來收到眼睛，語言所不能收到的功效了。

她高興極了，他們這樣做。她對他們那種似投降又似進攻的行爲，不表示歡迎，也不表示拒絕，採用了一種彷彿疑似的態度，叫他無從索解她的心理：說是瞧不起他們嗎？那她的臉上常爲他們露出一種比春風還要溫和，比秋月更覺蕩漾的神氣；若說她準備接受他們任何一個的愛了嗎？那她又常在心裡很公平地笑他們是一對傻瓜，兩頭蠢驢！這雙蠢驢的選手，可憐尚在暗地得意！

C教員和D教員要結婚了，A教員要吃安眠藥水了……

……這些要叫人臉紅的謠言，標語，瀰漫了整個××中學了。然而：密斯曼娜章並不感到怎樣，依然一樣地招呼他們，依然一下課要逛公園。

真的，她有點奇怪！她的腦筋全充了現代少女物質的慾望，她的外表也全是舶來品的塗抹，包裹着，甚至名字都要人叫「密斯曼娜章」，不歡迎叫「密斯章曼娜」。可是，她却不高興那些電映，舞場，她只喜歡逛公園，獨自個兒逛公園。這心理，倘若他們任何一個想跟她作伴便憤然生氣的心理，只有她自己或者明白，旁人是無從了解的。也許是爲獨個兒較容易吸引人們的視線吧？也許是爲有伴要防礙她的自由，或者沉思吧？她常常攜帶一本很厚的不可卒讀的布面金字曾經渡過太平洋的書，她揀了適當的地方一坐下，就彷彿並不是特來開玩的，便馬上把她打開。當着那往來如鴨的遊人們好奇的眼光探視之下，她那似是糖做的眼睛很快地從這頁移到那頁，彷彿是有十行俱下的本領；不然，她却是開宗明義的第一頁。她常常這樣的熬煎到空中的衆星朗朗地向她冷笑，老鴉不住地對她輕極，彷彿是說：「你等誰？」的時候，她才戀戀不捨的和那蕩漾的綠波，賣俏的楊柳，傷春的白塔告別！

那藝術家的高足和足球選手，起初，因競爭而互相嫉視，毀謗，終於在一種了解了同是受了播弄，利用，便聯結着來散佈她的流言了，在大學裡的秘密，也明白地揭在這××中學了；在課堂裏的黑板上，在操場裡的球門柱上，在毛廁裡……總之在整個學校裏很不費事的就可看到這令人失笑的：「密斯××C，呂晦是你的哥哥嗎？」

「和」你還記得呂郎嗎？」

這呂晦是燕中亞大學同班畢業的一個，在學問，人格上也是她最欽佩的一個，他曾為她勸過他自願是鐵石的心腸，也會為她流瀟瀟不見的根淚，也會為她翻騰投黃浦江的念頭……總而言之，他是會為她受過一番很大的痛苦的！她的同宿舍而又同級同系的學友——不，應說是她的敵人——戴女士曾在含有某種意義或者就是醋意對她說過：「理想家，你別總夢想着『主席』『博士』吧，你應把鏡子自己照照！」意思是說，「像呂君般的怕不會污辱你了，」不過她以為他的資格太够不上她理想的標準，並且很驕傲的說：「怎麼你不去向他求愛呢？」其實，戴女士自信除了那俏皮的舌頭，並沒有一點比不上她，要比遜色的。所以，她就不服氣的慷慨地回復她：「也許！」

這些隨着日子過去而被記憶冷淡了的羅曼斯，現在是被他們無端送了一束乾薪而復燃燒起來了。當這「呂晦是誰？」的字樣突然地呈現在到她跟前時，她那「博士」「主席」「部長」「科長」……的「理想」，彷彿是被七十二生的大砲襲擊而整個動搖，一道朝霞馬上掛在她的雙頰。她的心似乎是被虱子的咬着，又痛又癢。「噹噹」的鐘聲，也喚不醒她的理智了；她從宿舍裡走到校園裏，從校園裏走到操場上，垂頭喪氣的走來走去，嘴裏不斷地說「寫封信給他罷！應該寫封信給他罷！」

一陣快樂的嘈雜的聲音從一個課室裡推測到揭示處來了。接着，「沒有告假！」和「十五分鐘過了，管他！」一類討厭的怨憤聲，也擠出校門而傳到她的耳邊了。不過她並不嚇那是白對她「怎麼不授課」的質問，直至她那些想準備運動場中顯示身手來擦掌聲，喝采的高尾，利用她缺

課的機會捧着一個球跑到那運動場上，發見她不是病了，也不是因事外出，便前來向她詢問：

「章先生，課還上不上？」

「吓，打過了鐘嗎？」

她們看了她這種驚訝的神氣，失常的態度，笑了：

「下課鐘嗎？還差十五分。」

「現在幾點鐘了？」

「午飯已經響過了。」

微風拂亂了她的頭髮，她把塞在春大衣袋裡的手提起來掠一下，一張「號外」却從袋裏跳了出來，給陷在難以為情的境地裏的她一個解救的機會，她說：

「十九路軍撤退了，叫人真悶！」

她的高足中有個很俏皮的用種看不見的冷笑。

「真的！誰也沒心來上課了！」

「我有信嗎。」這是她近來一回到宿舍裡就不忘記問老媽的話。

信，是常有的，不過，全不是她所期待着的，夢中所追求着的，她在關心，盼望的是信末要署有這「呂晦」字樣的。她每于失望之後常常自行安慰：許是他並沒有收到我的信吧？許是復書被郵差就誤了吧？我應該要再寫一封，一封快信！

她一看見了那兩個她會賜予微笑的同事，她就要把他們和呂晦這人作回比較。她忘記了她是什麼「理想家」了，她覺得像他那樣的人真是怪難得了，那樣的人格，學問，勇敢和毅力。她的心不覺起了一點點的自責：「怎麼當

時竟那麼糊塗！」同時，擔心着他現在早已心有所屬而要離開她了！

有一天，風是那裏溫和，花是那裏清香，鳥聲又是那裏清脆！她在五龍亭邊發見了兩個皮其鞋，西兵服，帽子內左襟的年青人跟在她的背後。她高興極了。她想戲弄他們一下，於是走到那遊人不喜歡照顧的破廟裡去。不意他們中一個趕在她的前面，回頭一瞥便發出一陣冷笑，並說了一句惡語。這惡語雖他們自己才明白，但聽他們那種不屑的神氣看來，她却了解了是譏諷她，譏諷她這樣的老太婆還是那末怪模怪樣幹嗎？

她再也沒勇氣在那裡徘徊了，她害怕了那些前一秒鐘還是非禮歡迎向她投射的眼光了，雖然她不相信她是老了。可是那得意，驕傲的神氣，別說她那副平凡的臉孔上再也找不出來，就是連使呂晦這人也曾迷戀過的像會說話的

眼睛裏，和那常常浮動着的酒渦兒中也沒些兒踪跡了。

她頹然的走進了房裏，她對着鏡子端詳了一回，發見了那眼角上被無情的日輪所碾了的痕跡，已深到並不是人工所能補救的地步了。一口深沉的咳嗽便從她嘴裡吐了出來，似乎是說：「完了！」一滴珍珠般的恨淚，就不自知地落在衣衿上了！

一陣風隨着敞開的房門湧了進來，一個老媽出見了：「章先生，信！」

封面上的「呂械」兩字，突然飛躍到她含淚的眼簾，一道光明彷彿閃電般的掠來，使她的心弦忽怦怦顫動。可是等她看了那桃紅色的片上印着是：「我倆定三月十五日在新中華旅舍舉行婚禮，敬請親禮，」下面平署着「呂晦戴翰翰。」的字樣，便忘記了她的莊嚴當着老媽跟前倒在椅上而抽咽啜泣了！

本刊代派章程

- 一，凡代派本刊每期十份以上者，照定價八折計算；三十份以上者七五折；五十份以上者七折；一百份以上者六折。
 - 二，各代派處每兩月結算交賬。如逾期不履行者，由本社函催兩次，其不應者，本社即停止寄書。
 - 三，未經售完之本刊可退回，惟不得過三月之久，退回郵費概由退者負擔。
- 歡迎各地代派。

獨立評論

第三十五號

假如我是蔣介石.....	丁文江
中國人做人的機會到了！.....	孟真
我們現在還有什麼話可說？.....	蔣廷黻
三中全会之教育議案.....	亮功
漫遊散記(十四).....	丁文江
雲南的土著人種(續).....	李行之
民族主義的國家與中國教育(書評).....	丁文江
蘭州的教育檔案與開發西北.....	李行之

定價：每期四分。預定：全年一元六角，半年九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內北月牙二號